



紫式部和她的 《源氏物语》

陶 力 著

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紫式部和 她的《源氏物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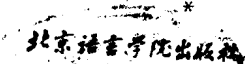
陶 力

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京) 新登字 157 号

紫式部和她的《源氏物语》

陶 力 著

 出版发行

(北京海淀区学院路 15 号 邮政编码 100083)

全 国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5.375 印张 133 千字

1994 年 3 月第 1 版 199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 —— 3000 册

ISBN 7-5619-0341-3

I·01 定价:4.50 元

序(一)

李 芒

时光荏苒,转瞬十几年,记得我和陶力同志认识,还是在1979年秋季。那时,我赴长春参加“日本文学研究会”成立大会,陶力同志是东北师范大学中文系应届毕业生学生。当时就听说,她和笔者后来的学生兰明同志是同班同学,两人都是那个班拔尖的高材生。不久,陶力同志的父母陶德臻和浦漫汀二位先生从长春调来北京师范大学执教,她也被分配在北京工作,任教于北京语言学院语文系,多年从事东方文学与比较文学教学工作,并笔耕不懈,发表了近百万字的论文和专著,在东方文学研究界引起很大反响。她除了天资聪颖、勤奋好学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这就是敢于从新的视角,以新的观点,表示独立的见解。语言畅达,顺理成章,笔锋犀利,文采斐然。这都是值得称道的一大长处,如果陶力同志再接再厉,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使这一大长处闪现出睿智的光辉,那么,她的文章的就很可能成为载入文学史册的名著。

陶力同志的《紫式部和她的〈源氏物语〉》是在上述学术功力基础上完成的一部优秀专著。《源氏物语》是远在十一世纪出现在日本、世界上第一部出自女作家之手的长篇巨著。这部曾受过我国唐代作家张鷟《游仙窟》影响的言情小说,以其“感物兴叹”的美学,对日本后世文学发生着深远的影响,诸如对江户时代的《好色一代男》、现代的唯美主义文学、特别是川端康成的《雪国》等影响尤深。

因此,研究《源氏物语》,在相当程度上等于对多数日本文学进行一次宏观俯瞰,对了解日本文学的特点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特别是在中日友好呼声甚高的现在,加深两国人民相互了解,极为重要。文学作品,则在了解一个民族的特点方面起着形象教材的作用。为此,我国自成立日本文学研究会以来,非常重视日本文学的研究、评论和翻译。《源氏物语》,则有丰子恺和林文月(台北)两位专家的译本问世,评论文章也不断发表,展开各种观点的争鸣,正在这种学术探讨逐步深入发展的关头,陶力同志的这本书出版了。如果说,过去参加争鸣的都是单篇文章的话,那么这本书则是这方面的第一本专著,毫无疑问,乃是一个新的发展。它提出了不少新观点,围绕这些观点所阐述的理由也比较充分、比较丰富,能够给人以启发,开阔人们的思路。

这本专著,几年前早已完成,我曾通读一遍,并应嘱写了一篇小序,现在欣闻即将上梓,又将旧序加以改写。至今还记得,书中第七章《于中和处求美》和第八章《异曲同工的探索——〈源氏物语〉与〈红楼梦〉》,曾在我脑海里留下深刻印象。陶力同志在前者中指出:“通观《源氏物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紫式部所追求的,是一种在很大程度上被贵族化,女性化了的中和之美。”“对中和之美的追求,决定了《源氏物语》含蓄蕴藉,典雅婉约的风格特色。”据古籍解释,儒家认为,能“致中和”,则天地万物均能各得其所,达于和谐境界。《源氏物语》正是表露了这种“和谐境界”,为它的后代作家所推崇,所效仿,成为日本唯美派大家从思想上、艺术上不断予以继承和发展的楷模,这是容易理解的。陶力同志这个结论,我认为 是正确的。至于把《源氏物语》同《红楼梦》加以比较,这本书的长处,主要是论及两者相异的部分。文中引用大作家井上靖下面这段话是很有见地的。在《源氏物语》中“不论其地点和人物,都是描写京城及其周围的贵族”,“虽然有主人公幽居须磨的场面,但也只是具体地描写该地的自然之美,至于当地的群众,连仅作为配角的描

述都没有”。这部作品，“不论地域方面还是大社会方面，都封闭在狭隘的世界里面”。这段话，同日本不少学者和评论家一样，指出了《源氏物语》的一个重要特点。尽管不少我国学者不断地把《源氏物语》与《红楼梦》做过比较。但至今尚存在着论其相同多于相异的倾向，陶力同志虽亦如此，但也较多地指出相异之处，无疑是前进了一步。笔者认为，深入研究和剖析两者的相异之处，则更有助于阐明中日两国文学的特点，有助于更正确地评价《源氏物语》和《红楼梦》。当然，这是非常艰巨而意义重大的课题，需要大家再接再厉，做出更多的成绩来。

文学作品呈现着复杂的内涵和现象，特别是外国文学作品必然伴随着了解外国社会和历史以及掌握有关资料的问题，因此在分析和评价方面，所发表的著作和文章，观点也必然会多种多样，绝对不可能完全一致。我国对《源氏物语》的分析和评价存在着分歧，不但不足为怪，而且有很大好处。唯有在不同意见的对比和商榷中才能逐步得出比较正确的共识。从这个角度看，过去发表的有关文章，都对此项研究做出了贡献，尤其是陶力同志这部专著，由于它涉及的面更广，剖析的问题更多，挖掘得更深，观点摆得更丰富，它的贡献也就更大。

学术研究，必须不折不扣地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只有在正确意见相互肯定，不同观点共同商榷的前提下才能更快发展。为此，笔者一向赞成不同看法展开公开的友好的论争，实际上也是这样做过来的。今年2月24日《光明日报》发表柳中松的短评《友谊与争论》，列举陈毅与粟裕曾经在军事布署上发生过意见分歧，但后来他们并未“翻了脸”，而是“互相尊重，共同战斗，其友谊之深如同‘天衣’一般”；清代王懋和朱泽云在学术思想上虽有分歧，“经常有所争论和驳诘，却从不互相诋毁，因而始终保持着亲密的关系”等模范事例，阐述了学术研究应有的美德，富有启迪。笔者衷心祈愿我们东方和日本的学术研究也能形成这种在争鸣中增

进友谊的生动活泼的学术境界,推动我们的学术水平迅速提高。笔者深信,这本专著除了以它很多的正确观点,给读者以启发之外,还将进一步活跃关于《源氏物语》的探讨,使之深入广泛地发展下去。出于这种理由,笔者特以欣慰的心情,对这部专著表示热烈的欢迎!

1993年2月25日.北京

序(二)

张朝柯

日本女作家紫式部蜚声世界的宏伟巨著《源氏物语》，被誉为世界上文人创作的第一部现实主义长篇小说，它反映了日本物语文学创作的最高成就。从平安时代到镰仓时代，如《狭衣物语》、《夜半醒来》和《荣华物语》等，无一不受其影响。从室町时代到江户时代，它对日本小说的发展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而且对“和歌”和“俳句”也产生了明显的影响。从明治维新到现当代，许多著名作家都从其中吮吸了创作补汁。它的广泛和深远的影响，不只是在文艺方面，而是涉及到整个文化领域。

《源氏物语》，从11世纪初叶平安时代问世以来，深受日本读者喜爱，颇得好评。自12世纪末叶镰仓时代开始，便被爱好者称之为《光源氏物语》，或简称为“源氏”，“源语”、“紫文”和“紫史”等，激起了无数学者极大的研究兴趣，以致形成了一门学问：“源学”，恰如我国的“红学”。从问世开始，一直到今天，在八九百年的历史阶段中，《源氏物语》的研究热潮不断迭起。在日本，对紫式部和《源氏物语》的研究，有为数众多的学术论文、研究专著和新注、新译的各种版本，甚至还出版了《源氏物语研究史》一类的专著，真可谓汗牛充栋。但是，在我国，从钱稻孙先生译文的发表到丰子恺先生译本的刊印，几十年来只有散见在报刊上的评论文章，却尚未见到一本研究《源氏物语》的学术专著问世。这不能不说是我国日本文学研

究领域的一大憾事！

因而，陶力撰写《紫式部和她的〈源氏物语〉》一书的出版，填补了我国日本文学研究领域中必须弥补的一个空白。它成为我国研究《源氏物语》的第一部学术专著。这真是值得祝贺，令人欣喜的一大好事！

陶力在这一专著中表现出我国年轻学者所应有的大胆探索、仔细琢磨、竭力创新的精神。在研究历程中，勇于跳出过去学者治学的传统窠臼，敢于闯入前辈学者尚未涉足的研究领域。如：本书的第七章：于中和处求美——从《源氏物语》看紫式部的美学思想，这一研究课题，在我国无人问津，在日本也很少有人接触，是一个不易解决的研究难题。经过对《源氏物语》的全面审视和认真钻研，陶力明确提出：“紫式部不仅在创作上才华卓越，而且在美学理论上也颇具造诣”。同时，对紫式部的全部美学思想——现实主义创作理论、典型化的原则、典型人物的塑造，以及中和之美，等等，进行了全面、具体、深入的分析，发表了前人从未提出过的新论断。

在这一专著中，善于针对紫式部及其创作的客观实际，从不同的角度审视作家和作品，每一见解和结论，都是从一个新的角度，在尊重事实的基础上引发出来的。如：第四章：《哀歌一曲，悲金悼玉——〈源氏物语〉为谁而作？》，便是从女人这一视角提出的问题并且逐步深入进行了阐述和论断。在这一章中，开宗明义地提出：“表面看来，日本女作家紫式部的《源氏物语》，无疑是一部以男性为中心的作品。然而，一经深入分析，我们便可悟到，紫式部人物塑造的重点，创作之要旨，似不在须眉而在裙钗……可以说，《源氏物语》是一部女人为女人而作的，女人为女人鸣不平、呼唤人的地位和尊严的划时代巨著。”这的确是《源氏物语》研究的一个崭新的视角。从这一角度提出的新见解，也许会有人不一定完全同意，甚至会引起争论；但是，这却是作者重视客观、实事求是的结论，反映了一种重实求真的严谨治学态度和不囿于成见的创新精神。

陶力通过第一回《桐壶》中桐壶更衣的不幸遭遇、第二回《帚木》中雨夜品评的洋洋万言的对话以及最后“宇治十帖”中作者的直抒胸臆等实例，富有说服力地表明：“虽然《源氏物语》写出了贵族制度日渐衰微的没落趋势，也触及到了政治的霉暗和官场的罪恶，但作家笔锋所向，小说的主要着重点，无疑是贵族社会中最为典型、最为触目惊心的妇女问题。”在《源氏物语》中，妇女问题，“决不是作为一个附带性的问题提出来的；而是作为独立的问题提出来的；小说中的妇女形象，也决不是象一般传记性作品那样，只是作为男主人公的陪衬处理，而是置于相当醒目的地位，是作家倾注了满腔热血，全部才华进行塑造的。”这一论断，既不是从抽象的理论和先验的观念出发的，也没有把研究分析简单化和模式化，正是在注意分析具体的，活生生的形象的情节的基础上概括出来的结论。

在这一专著中，陶力还利用了比较文学的方法，对《源氏物语》和《红楼梦》进行了比较研究。在评论中，不仅分析了两部名著的相似之处，而且揭示了两者的不同和差异，为读者更深刻地理解《源氏物语》提供了有力的帮助。

在第八章中，对两部巨著主题的悲剧性，进行了全面的、透彻的比较研究。从两部作品的“社会层次”、“伦理层次”和“人的本体层次”三个方面进行环环相扣、条条深入的比较分析，深刻地揭示了紫式部和曹雪芹世界观的差异，源氏和贾宝玉各自独有的性格特征，以及两部巨著各自蕴含的主题悲剧意义。在这一比较研究中，鲜明地表现了笔者在治学上，眼光深远、思路开阔和判断精确。

同样的，在第七章中，对紫式部美学观的分析评论，也运用了比较文学的方法，把紫式部的典型化理论同我国和西欧的古典美学进行了比较。在同我国的比较中说：“即便是古典美学一直走在前列的我国……唐宋时期，诗歌创作进入了鼎盛阶段，而小说却依然不够发达。因而，精湛成熟的诗论之作倍出，而叙事文学的论坛

则较为寂寞冷落。正在这时,紫式部的物语和她的创作论,却像一簇如火如荼的报春花,为东方美学之林填补了一处清寥。”在同西方比较时说:“紫式部关于人物塑造的见解”则“更显其光辉”,“尽管比起亚里斯多德的类型化理论来,要晚一千多年,和处于同一时期的西方中世纪相比,则不能不说是极为深刻的先声”;“同 17 世纪法国古典主义极端片面的类型说相比,紫式部的认识也远在其上。”这使读者明确地认识到:紫式部的美学理论,在东方“是出类拔萃的”,在西方也是无与伦比的。不仅充分地肯定了其历史价值,而且有力地阐明了其世界意义。这也显示出作者广博的学识功底、开阔的研究视野和科学的判断能力。

陶力在治学上一向勤奋刻苦,有一种锲而不舍的恒心和毅力。从 80 年代初开始,以很大的精力钻研《源氏物语》,至今已十年有余。有时,还要战胜缠身的病魔和体力虚弱,一直孜孜不倦,日以继夜,钻研探索。她不仅占有了大量的日文学术资料,丰富了知识积累,而且获得了较高水平的研究成果,新意和创见屡见不鲜,做出了令人赞佩的贡献。《紫式部和她的〈源氏物语〉》,正是陶力在学术研究历程中忘我拼搏的结晶。

预祝陶力在未来的研究中取得更多更好的成果!成为一名更出色的年轻的“源学”专家!

目 录

导言	1
第一章 “如月满无缺”？ ——《源氏物语》产生的时代	5
第二章 宫帙深处的才女 ——《源氏物语》的作者	20
第三章 一个封闭的圆周 ——《源氏物语》的基本内容	33
第四章 哀歌一曲，悲金悼玉 ——《源氏物语》为谁而作？	48
第五章 “颜色如花命如叶” ——《源氏物语》群芳谱	68
第六章 贵族阶级的精神没落史 ——《源氏物语》的男性形象系列， 兼论《源氏物语》与《长恨歌》	92
第七章 于中和处求美 ——紫式部的美学思想	118
第八章 异曲同工的探索 ——《源氏物语》与《红楼梦》	133
附：《源氏物语》主要人物事件表	154
后记	162

导 言

日本平安时代。

香雾萦绕，古琴声声。皇宫贵族的深宅大院内，游宴歌舞日夜不绝，一派风流文雅；红男绿女恣情作乐，一片爱欲横流。然而，有谁知道，五光十色的宫灯下，进行着怎样你死我活的明争暗斗？摇曳低垂的深帏中，发生过怎样触目惊心大小故事？多少人饮恨呻吟，多少人以泪洗面？更有谁能想到，那俯首躬身奔劳于宫廷、服务于权贵的成千上百的裙钗中，竟有一位默默地记下了耳闻目睹的这一切，并把它写成一部洋洋洒洒、蔚为壮观的巨著？当时，也绝不会有人料到，这部书会成为日本古典文学之泰斗，而且一举改变了整个人类文学史的进程。

这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杰作，便是《源氏物语》。

这位为日本文学乃至世界文学做出了非凡贡献的朝廷女官，便是现已蜚声四海的日本中古著名女作家紫式部。

《源氏物语》写了上下八十年历史、四代王朝、四百余人物，是一部反映平安时代贵族生活的百科全书式巨著。以其宏伟的结构、生动的人物、典雅的语言、特别是贯穿全书的那种独特的“物哀”情调，它本身就堪称是世界小说画廊的一大奇观。然而，它奇迹般的诞生，也不能不在文学史上留下一个巨大的惊叹号。

《源氏物语》成书于十一世纪初叶，约在公元1001——1014（一说为1001——1008）年间。比起我国十四世纪出现的首批长篇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来，大概要早三百余年。与欧洲相比更是遥遥领先，如果把文艺复兴时期法国拉伯雷的《巨人传》（1532

—1564)作为欧洲最初的长篇小说的代表作的话,那么《源氏物语》便要早于它五、六百年。即便是把意大利薄伽丘的《十日谈》(1348—1353)也勉强拿来作比的话,其间之时差也有三百余年。且《十日谈》看似长篇,实为短制,不过是短篇小说的汇集罢了。所以,至少就目前所掌握的文学史材料来看,我们完全有理由说《源氏物语》是世界长篇写实小说的开先河之作,它当之无愧。

《源氏物语》作为世界上第一部长篇小说,为什么没有产生于古代叙事文学高度发达的西方,而偏偏孕育于抒情文学相对繁荣的东方大地?为什么没有出现在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学的长河中,没有出现在名家辈出的唐朝、宋代,而恰巧出现在底气缺乏的日本文坛?为什么没有出自日本平安时代的不可一世、满腹经纶的男性文人之手,而却由一个连读经攻典都要被人耻笑的弱女子来完成?为什么平安才女如云、争芳斗艳,而独紫式部成此大业、一举摘夺长篇小说开山之祖的桂冠?如果说,一切看似偶然的现象后面,都有其必然的因素,任何一部作品的出现,都是来自多种不同角度的力互相作用所产生的合力的结果,那么,推出《源氏物语》的力是什么呢?什么样的客观条件与主观动因,能够产生如此巨大的合力,造就并催发了如此辉煌的产儿?

看,仅就《源氏物语》的诞生,便有这样一大串谜团抛向后世,而关于它本身的问题,就更是多得“铺天盖地”了——它的主题、它的人物、它的艺术魅力、它的美学价值,等等,哪一项不能升发出一排问号?随着时间的推移,文学史的发展,观念的更新,因这部巨著相继问世的问题,真是令人“目不暇接”。多少人,从多少角度、写下多少文字、付出了多少精力,然而直到今日,仍然层出不穷。它是一座取之不尽的宝库,一座宏阔深邃的迷宫。它不仅具有高度的艺术成就,而且也为研究日本中古社会的思想、文化、经济、风俗、语言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珍贵史料。正象我国古典名著《红楼梦》带来了“红学”的诞生一样,《源氏物语》在日本也造成了一个专门的学科

——“源学”；也正象不了解《红楼梦》就不能说了解了中国文学乃至中国一样，不看《源氏物语》，也很难深入地了解日本文学以及产生它的国度，也可谓“读尽诗书是枉然”^①了！

早在镰仓时代，《源氏物语》就被尊奉为最完美的古典作品、评论物语的标准（《无名草子》）；室町时代的文学家一条兼良也指出：“我国的珍宝中，没有一个超过《源氏物语》的”^②；江户时代著名文学家本居宣长更是对它推崇备至：“唯有这部物语，特为优异，独出心裁，大概空前绝后，无与伦比”^③；现代著名评论家、文学史家吉田精一（1908——1984），则以《源氏物语》为源头，去探寻由此贯穿下来的文学史中“古今相通的特色”^④

的确，《源氏物语》对后世文学，特别是物语文学，影响极为深远。在它身后，各种物语与小说中，它的印迹或深或浅，几乎随处可见。有的从谋篇布局，人物性格中模仿它（如《狭衣物语》、《夜半醒来》^⑤、《浜松中纳言物语》等等），有的在组织材料上仿效它（如《荣华物语》等等），有的在内容、形式各方面都对它进行了全面因袭（如《松浦宫物语》等镰仓时代的大量“拟古物语”），有的借用它的构思来反映现世的社会生活（如江户时代著名作家井原西鹤的《好色一代男》等等），但正如市古贞次^⑥在《日本文学史概观》中所说：“《源氏物语》以不可动摇的权威君临一切”，“再也没有产生在质、量两方面堪与《源氏物语》相提并论的作品”。在现代，著名唯美派作家谷崎润一郎、女作家圆地文子、浪漫主义诗人与谢野晶子等，分别将《源氏物语》由古日语译成现代文，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川端康成一直把《源氏物语》看作他灵魂的“故乡”，他一生的一大遗憾便是没能将再译这部大作的夙愿实现。“江山代有才人出”，《源氏物语》不知激发了多少才人的文思，不知唤起了多少作家学像它并超过它、继承它并发扬它的决心。它所表现出的“物哀”幽情，已经成为日本不少作家纷纷捕捉、着意追求的境界。它所具有的浓郁的抒情性与阴柔美、结构上的散文化与细节描写的精彩性，已经成

为日本小说传统风格的一部分；特别要着重指出的是，寓含在《源氏物语》中的美学思想，已经潜移默化地溶进了日本文学史的流程，并且承上启下，在日本文学“古今相通的特色”的构成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一部写于近千年前的作品，竟会对它的国家的文学发展，对它的民族的审美意识的形成，产生如此绵绵不绝、不容忽视的影响，这个事实本身，又可以成为多少问号的发源地！

有多少问号，就有多少吸引；有多少问号，就有多少责任。让我们一道跋山涉水，去寻胜探幽吧，因为——《源氏物语》不但是日本古典文学的群峰之巅，也是东方中古文学的宝中之宝。它不仅属于日本，也属于我们，属于全世界！^⑦

①得硕亭《草珠一串》：“闲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是枉然。”

②《花鸟余情》

③《玉之小栴》

④《万有百科大事典》第一卷《文学·日本文学》

⑤又译《夜的不寐》

⑥市古贞次（1911——），日本文学史著名专家。

⑦早在二十年代初，英国的瓦勒先生便选译了这部巨著。之后，美、德、法等国陆续出版了它的全译本。《源氏物语》的中译本有两部，一部为台湾林文月教授七十年代所译，一部为大陆丰子恺先生六十年代所译。时逢“文革”，丰子恺先生的译本居然拖至1980年才得以问世。

第一章 “如月满无缺”？

——《源氏物语》产生的时代

—

《源氏物语》诞生前后的日本，正处在这样一个世界历史的座标上：

西方，恰值中世纪初期的最后阶段。这是基督教神学占统治地位的时期。教会不仅是最大的封建主，也是社会的精神支柱，它既是最高权力也是最高信仰。罗马教堂的塔尖直指无限的天空，为尘土中挣扎的人们指引着通向天堂的道路；红衣主教的长袍覆盖着芸芸众生的头脑，使向上帝忏悔、赎罪成了他们唯一的精神生活。神权主义的禁锢，使文化发展的继承性被阻割，欧洲处于裹足难进、几近停滞的落后状态。科学与文艺都成为神学奴婢与附庸，古希腊灿烂、丰富的文化宝藏被贬为异端，遭到冷遇与排斥，被埋没了近千年。真可谓：除了十字架上鲜血，苍穹下难见亮色，除了礼拜堂的钟声，人世间万马齐喑。

而东方大地上则是另一番风光。如果说。五——十一世纪是欧洲封建社会的形成时期的话，那么它的历史进程足足比东方的主要国家晚了几百年，甚至上千年。东方的多数国家在公元二、三世纪至七、八世纪便进入了封建社会。中国则更早，公元前七一五世纪便已跨入了封建社会的门槛了①。虽然中古亚非地区自然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当缓慢与不平衡，但其主要国家，还是在世界史上有过一段遥遥领先的、足以炫耀的先进时期的。这种社会的繁荣，